



世界经典名著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

(下)

〔日本〕芥川龙之介 著

林江柯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报恩记	1
阿妈港甚内的话	1
北条屋弥三右卫门的话	6
保罗弥三郎的话	11
地狱变	17
第一章	17
第二章	18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3
第六章	24
第七章	26
第八章	27
第九章	29
第十章	30
第十一章	32
第十二章	33
第十三章	34
第十四章	36
第十五章	37
第十六章	39
第十七章	40
第十八章	42
第十九章	43
第二十章	44

袈裟与盛远	46
桔 子	54
老年的素盏鸣尊	58
第一章	58
第二章	60
第三章	62
第四章	63
第五章	65
第六章	66
第七章	68
第八章	69
第九章	71
第十章	73
六宫公主	75
第一章	75
第二章	76
第三章	78
第四章	79
第五章	81
第六章	82
魔 术	83
舞 会	93
第一章	93
第二章	99
戏作三昧	100
第一章	100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04
第四章	106
第五章	108
第六章	110
第七章	112
第八章	114
第九章	116
第十章	118
第十一章	120
第十二章	122
第十三章	123
第十四章	125
第十五章	128
沼泽地	130
蜘蛛之丝	132
第一章	132
第二章	133
第三章	135
竹林中	136
推官审讯樵夫供词	136
推官审讯行脚僧供词	137
推官审讯捕快供词	137
推官审讯老妪供词	138
多襄丸的供词	139
一个女人在清水寺的忏悔	142
亡灵借巫之口的供词	144

报恩记

阿妈港甚内的话

我叫甚内。姓么？……哎哎，很早以来，大家都叫我阿妈港甚内。阿妈港甚内——您听说过这个名字么？不，请不要慌，我就是您知道的那个有名的大盗。不过，今晚上这儿来，不是来打劫的，请放心。

我是知道您的。您在日本神甫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也许您现在同一个强盗一起，连一会儿也觉得不愉快吧。不过，我也不是专门当强盗的。有个时期曾受聚乐公召唤的吕宋助左卫门部下的一个小官，也确实叫甚内。还有给利休居士送来一只叫做“红头”的宝贵的水勺的那位连歌师，本名也叫甚内。还有几年前，写过一本叫《阿妈港日记》的书，在大村那边当露天通事的，不是也叫甚内么？此外，在三条河原闹事那回，救了船长玛尔特奈特的那个和尚，在地方妙国寺门前卖南蛮草药的那个商人……他们的名字，也都叫甚内。不，顶重要的，是去年在圣法朗士教堂捐献装有圣玛利亚指甲的黄金舍利塔的，也就是名叫甚内的教徒。

不过今晚我很遗憾，没工夫细说他的经历，只是请您相信，阿妈港甚内，同世上普通人也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是么，那末，我就尽量简单地谈谈我的来意，我是



来请您替一位亡灵做弥撒的。不，这人不是我的亲族，也不是在我刀上留下血迹的人。名字么？名字——唉，我不知道说出来好不好。为了那人的灵魂——那就说是为一位名叫保罗的日本人，祈求冥福吧。不行么？——当然受阿妈港甚内的嘱托，办这样的事是不能不慎重的。不过，不管活人死人，请您千万别告诉别人。您胸上挂得有十字架，我还是要请您遵守这一条。不，——请原谅（笑）。我是一个强盗，怀疑一位神甫，实在太狂妄了。可是，要是不遵守这一条约定（突然认真的），即使不被地狱火烧死，也会得到现世的惩罚。

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在一个刮大风的半夜里，我化装成一个行脚和尚，在京城街头溜达。我这样溜达，并不是这晚上开始的，前后五夜，每夜过了初更，我便避开人目，窥探人家的门户。我的目的当然不用说了。特别那时我正想出洋到摩利迦去，需要一笔钱花。

街头当然早已没有行人，天上只有星星，风一息不停地呼呼狂叫。我在阴暗的屋檐下穿过，走到小川町，正到十字路拐弯地方，见了一所很大的宅子，那就是京师有名的北条屋弥三右卫门的本宅。北条屋虽跟角仓一样是做海上买卖的，但到底还比不上角仓，不过究竟也有一二条走暹罗、吕宋的沙船，算得上一家富商。我不是专门来找这人家的，但既然碰上了，便打算干一趟买卖。前面说过，这晚正刮大风——这对我们这行买卖正合适。我便在路边蓄水缸里，藏好了箬笠和行杖，一蹦蹦上了高墙。

世上大家都说阿妈港甚内会隐身术——这您当然



不会像俗人一样相信这种话。我不会隐身术，也没魔鬼附在我身上，只是在阿妈港时，拜过一位葡萄牙船医的老师，学过一些高明的本领，实地应用时，可以扭断大铁锁，拨开重门闩，都没什么困难（笑笑）。这种过去没有的窃盗本领——在日本这个未开化的国家，跟洋枪、十字架一样，也是西洋传进来的。

花不了多少时间，我已进了北条屋的内院，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想不到时已深夜，屋子里还透出灯光，而且还有谈话的声音，看样子那里是茶间。“大风夜的茶话”，我不觉苦笑了一下，便轻轻走过去。我倒不担心人声妨碍我的活动，而是对在这样风雅的屋子里，这家主人和客人的夜半清谈发生了兴趣。

走到隔扇外面，耳朵里果然听到茶炊沸水的声音，和这声音同时，却出乎意料地听到边说边哭泣的声音。谁在哭呢——一听是女人的哭声。在这种富有人家的茶间里，半夜里有女人哭泣可不是一件寻常事，我憋住呼吸，从隔扇缝里透出的亮光中，向茶间悄悄张望。

灯光中，看见古色古香的板间中挂着书画，供着菊花的盆景——果然是一间幽静风趣的房间，板间前面——正在我望过去的正面，坐着一位老人，大概就是主人弥三右卫门吧，穿着细花纹羽绸外套，两手抱着胸脯，一眼望去，和茶炊的沸声同样清楚。他的下首，坐着一位端庄的梳高发髻的老太太，只见一个侧脸，正在不断地拭眼泪。

“尽管生活富裕，大概也遇到什么难题了。”我这



样想着，自然露出了微笑。微笑——倒并非对这对夫妇存什么恶意。像我这种已经背了四十年恶名声的人，对别人——特别是别人的不幸，是会幸灾乐祸的（表情残酷）。那时我好似看歌舞伎的场面，很高兴地望着老夫妇在悲叹（讽刺地一笑）。不过，也不单是我，谁看小说都是爱看悲惨情节的嘛。

过了一会儿，弥三右卫门叹了一口气说：

“已经碰上了这种难关，哭哭也挽回不了了的了，从明天起，我决定把店员全部遣散。”

那时一阵狂风，摇动了茶间，打乱了声浪，我就没听清弥三右卫门太太的话。主人点点头，两手叠在膝盖上，抬眼望望竹编的天花板，粗黑的眉毛，尖尖的颊骨，特别是那长长的眼梢——越看越觉面善，确实是在哪里见过的。

“主，耶稣基督呀，请把您的力量赐给我们吧……”

弥三右卫门闭着眼喃喃祷告起来。老太婆也跟着祈求上帝的保佑。我还是一眼不眨地注视弥三右卫门的脸。屋外又吹过一阵风，我心里一闪，记起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在记忆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弥三右卫门的面影。

二十年前的往事，——这不用多说，只简单谈谈事实。那时我出洋到阿妈港，有位日本人的船长，救了我的性命。当时大家没通名姓便分开了。现在我见了这弥三右卫门，原来正是当年的那位船长。想不到会有这种巧遇。我仍旧注视这老人的脸，看着他宽实的肩身，骨节粗大的手指，还带得有当年珊瑚礁的海水气和白檀山



的味道。

弥三右卫门做完了长长的祷告，便安静地对老婆子说：

“以后一切，只好听上帝安排了，——你看，茶炊开了，大家喝一杯茶吧！”

老婆子重新忍住了胸头的悲痛，悄然说：

“是呀，不过心里后悔的是……”

“得啦，多唠叨有什么用哩，北条丸沉没，全部资本完结了……”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儿子弥三郎，如果不把他赶走……”

我听了这场对话，又轻轻一笑，现在已不是对北条屋幸灾乐祸，而是想到自己“有报恩的机会了”，觉得高兴。我这个被人到处缉捕的阿妈港甚内，终于也能报答自己的思人了。这种高兴——不，除了我自己以外，别人是不会了解的（讥讽地）。世上行善者是可怜的，他们一件坏事也没干过，尽管行善，也不会感到快乐。他们是不懂这种心情的。

“你说什么，这种畜生，世上没有倒还好些呢。”弥三右卫门把目光移开灯光：“如果那家伙可以当钱使，闯过今天的难关，那赶走他就……”

弥三右卫门刚说完，突然吃惊地见到我。当然他会吃惊，那时我已不出声地推开了纸隔扇，而且我是行脚和尚打扮，刚才脱掉了簪笠，里面戴的是南蛮头巾。

“你是谁？”

弥三右卫门虽是老人，一下子却跳起来了。



“不，请不要慌，我叫阿妈港甚内……哎，请放心，我是一个强盗，今晚到府上来，本来另外有事……”

我摘去头巾，坐在弥三右卫门面前。

以后的事，我不说您也可以猜到。我答应了他，为了搭救他的急难，报答他的大恩，在三天之内，给他筹到六千贯银子，一天不误。啊哟，门外好像有人。那末请原谅，明天或后天晚上，我再偷偷来一次吧。那大十字架星的光虽照耀在阿妈港的天空，可是在日本的天空中是见不到的。我没有像星光一样离开日本，今夜特地来请您做弥撒，就为了怕对不起保罗的灵魂啰。

您说我怎样逃走么？那可甭担心，从这高天窗，从那大烟囱口，我都可以自由出入，现在，千万拜托，为了恩人保罗的灵魂，这话千万别告诉外人。

北条屋弥三右卫门的话

神甫，请听我的忏悔。您大概知道，近来社会上有一个著名大盗，叫做阿妈港甚内，据说此人曾栖身根来寺高塔上，偷过杀生关白的大刀，还远在海外，打劫过吕宋的太守，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个人终于被逮住了，最近在一条的回桥头枭首示众，这消息大概您也听到了。我受过阿妈港甚内的大恩，这受恩的事，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原因是遭到了一次大灾难，请您听我详细说明以后，为我祷告上帝，请求饶恕我这个罪人。

两年前冬天，我有一条北条丸的海船，遇到一场接连的大风暴，在海里沉没了，我的全部资产都丧失了一



—遇到这样的事，我北条屋一家，除了流离四散，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您知道，我们做买卖的人，平时有的是交易对手，真正的朋友是没有的。这一来，我的全部家产，好比一条船翻在大海里，落进十八层地狱了。忽然有一天晚上，——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刮大风的一夜，我同我女人正在您熟悉的那间屋子里，一直谈到夜深。那时忽然进来一个人，穿着行脚和尚的服装，戴着南蛮头巾，这人就是那个阿妈港甚内。当时我大吃一惊，十分愤怒。听他说，他偷进我家里是来偷盗的，见到茶间有灯光，还听见人讲话，从隔房缝里张望进来，认出我弥三右卫门，曾经救过他的性命，是二十年前的恩人。

不错，二十年前有过这事。那时我在走阿妈港的海船弗思泰号上当船长，船正靠岸，我搭救过一个没长胡子的日本人。这人喝醉酒同人打架，打死了一个中国人，正被人追得无路可走。现在才知道，这人就是阿妈港甚内，已成了有名的强盗。我听他一说，记起是有这么回事。当时一家人都睡着了，好在没人听见，我便问他来干什么。

甚内说，只要他办得到，为了报答二十年前的救命之恩，要搭救北条屋的灾难，问我需要多少银子。我忍不住苦笑了，向强盗借银子——这不像话。他虽然是大强盗，如有那么多钱，也不会上我家来偷盗了。可是我说了银子的数目，他低下头想了一想，便说，今晚来不及了，请等我三天，一定办到，一口就答应了。我需要的一笔六千贯的大款，真能办得到么，心里可不能相信。



只是出于无奈，只好接受了，知道反正不一定可靠。

这一夜，甚内便在我家慢慢地喝了茶，在大风中回去了。第二天，不见送银子来，又过了一天，仍没有音讯，第三天——这天下雪了，等到夜里，仍无消息。我对甚内的约定本来没多少信心，可是我还是没把店伙遣散，存着万一的希望，等待着。就在第三天晚上，我正对着灯火，一心听外面下雪的声音。

约摸过了三更时分，忽然听到屋外院子里有人打架，我心里一动，当然想到甚内，难道被巡捕追上了么——我马上打开朝院子的隔扇，举起灯望过去。在积满了雪的茶间前，有些竹子被压倒的地方，见两个人正扭在地上——忽然其中一人把另一人一把掉开，立刻窜到树阴下，翻过墙头逃走了。听见雪快落地和翻墙的声音——以后，就没有响动了，大概已落到墙外了。可那个被摔开的人，并没去追，就扑扑身上的雪，安静地走到我的面前：

“我是阿妈港甚内！”

我惊呆地看着他，他今晚仍穿行脚和尚的服装，戴着南蛮头巾。

“哎，惊吵您了，幸而没人听到。”甚内进了屋子，苦笑一下：“刚才我进来，见有个人正爬进屋台下去，我想逮住他，看看他是谁，结果还是被逃走了。”

我原以为是来迫他的，问他是不是公差。甚内说，什么公差，是一个窃贼呀，强盗逮窃贼——真是奇闻啦。这一回，我苦笑了。当然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带银子来，总是不放心的。甚内看出我的意思，不等我开口，便从



兜里摸出一包包银子来，放在火钵前。

“请放心，这里已筹足了六千贯——本来昨天已搞到了大部分，只差两百贯，今天我都带来了，请您把银包收起来。昨天搞到的我已趁你两者不觉察，放在这茶间地板下了，可能今天来的那偷儿，是嗅到了银子的气味。”

我听了这话，疑心自己是在梦里。接受强盗的钱，现在您不说我也知道不对，不过当我半信半疑还不知能否接受时，我也想不到对不对了，现在总不能再说不，如果我不受，我一家人也完蛋了，请原谅我那时的心情，我连连向甚内作揖，什么话也不说就哭起来了。

以后我两年没听到甚内的消息，我一家人没有破产，过着平安的日子，这都靠了甚内的搭救。我在背地里总是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保佑他平安无事。最近在街上听说甚内被捕了，砍了头，挂在回桥头示众，我大吃一惊，偷偷掉了眼泪，当然恶有恶报，无话可说，多年没受到上帝惩罚，本来已是意外，可是身受大恩，我总得为他祈求冥福——这样，我今天就急忙独自跑到一条的回桥头去看示众的头。

到安桥头大街上，挂人头的地方已围了大批观众，宣布罪状的告示牌，看守人头的公差，都同平常一样。三根竹子搭成的架子上，挂着一颗人头——啊，多么可怕，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我简直不知怎样说才好。在吵吵闹闹的人群中我抬头一望是苍白的人头，突然发起愣来，这不是他，不是阿妈港甚内的头颅。粗黑的浓眉，突出的下颏，眉间的刀痕，一点也不像甚内呀。——突



然，在太阳光中，四周的人群，竹架上的人头，一下子都消失到遥远的世界去了，我好似受了天雷的打击。这不是甚内的头，是我自己的头呀，是二十年前的我——正是救甚内时的我——弥三郎，那时我的舌头要是转一转，我就会这样叫出来了，可是我出不得声，我浑身发抖了。

弥三郎！我着魔似的望着儿子的头，这人头脸上的眼睛半开着，直瞪着我，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把我的儿子错当了甚内呢？只消仔细想想，这种误会是不能发生的。难道阿妈港甚内就是我的儿子，那晚来我家的那个假和尚是冒名顶替的么？不，不会有这种事。能在三天之内，一天不误搞到六千贯银子的，在这么大的日本，除了甚内还有谁呢？这时候，两年前下雪的夜里在院子里同甚内打架的那个人的影子，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人是谁，难道就是我的孩子么？当时见到一眼，样子确像我的儿子，难道仅仅是一时眼花么？说不定真是我儿子呢——我如大梦初醒，一眼不眨地看着这个人头，只见发紫的半开的嘴，好像带着茫然的微笑。

示众的人头会笑——您听了一定不信，我当时也以为只是自己的幻觉，再仔细一看，果然在干枯的嘴上确是带着微笑。我久久地注视这奇怪的微笑，不知不觉地，我自己也笑了，我一边笑，一边流下眼泪。

“爸爸，请原谅我……”

在无言的微笑中，好像听他说：“爸爸，请原谅我的不孝之罪。两年前的雪夜，我偷偷回家来向您谢罪，白天怕给店伙看见不好意思，因此打算深夜敲您卧室的



门，再来见您，恰巧见茶间里还有灯光，我正怯生生走过来，忽然不知什么人，一言不发，一把抱住了我。”

“爸爸，以后的事您已经知道，我因突然见到了您，忙将那人摔开，跳墙逃走了。从雪光中看那个打架的人，像是行脚和尚，后来见没人追来，我又大胆回到茶间外，从隔扇缝里偷听了你们的谈话。

“爸爸，甚内救了北条屋，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使许下心愿，如果他有危难，我一定豁出命来报他的恩。只有已被家里赶出来的我，一个流浪人，才能报他的恩。两年来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这机会终于来了。请原谅我的不孝，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我也已经报答了全家的大恩人，我心里是安慰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是笑，又是哭，钦佩我儿子的勇气。您不知道，我的儿子弥三郎同我一样，是入了教门的，还起了一个教名叫保罗。可是——我儿子是一个不幸的人，不，不但我儿子，我自己如不是阿妈港甚内救了我一家的破产，今天我也不会来这儿哭诉了。我虽恋恋难舍，但也只好如此了。一家人没有流离四散，是件好事，但我儿子如果不死，岂不是更好么——（一阵剧烈的痛苦）。请救救我吧，我这样活下去，我也许会仇恨我的大恩人甚内呢……（长期间的哭泣）。

保罗弥三郎的话

啊，圣母玛利亚！等天一亮，我的头就要落地了。我的头落地，我的灵魂却会像小鸟似地飞到您的身边。



不，我干了一辈子坏事，也许到不了天堂，将落进地狱的火里。但我是心甘情愿的，二十年来我的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欢乐过。

我是北条屋弥三郎，但我的挂出来示众的头，叫阿妈港甚内。我就是那个阿妈港甚内——多么痛快呀！阿妈港甚内——怎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么？我口里叫这个名字时，我在黑暗的牢狱里，我的心也好像开满了蔷薇和百合。

难忘的两年前的冬天，一个大雪的夜里，我想找一些赌本，偷偷溜进父亲的家里，见屋内透出灯光，正想上前张望，突然有一个人，一言不发地抓住了我的后襟，我向后退身子，他又抓住了我——我不知这是什么人，我们扭打了两三回合，忽然茶间的隔扇打开来，有人提着灯走到院子里来，原来是我父亲弥三右卫门，我拼命将被抓的身体摔开，跳过墙头逃跑了。

可是跑了约十几丈路，我躲在人家屋檐下，向街头两边一望，黑暗的街上下着纷纷大雪，一个行人也没有，那人并没追来，他是谁呢？匆忙间只知是一个行脚和尚的模样，他臂力很大，当然不是一个寻常的和尚，为什么这和尚在雪夜中跑到我家来呢？——这事大怪了。我想了一想，便决定冒险重新溜到茶间外探察。

以后约过了一小时，这奇怪的行脚和尚趁大雪未停，向小川町走去了。这个人是阿妈港甚内。武士、连歌师、商人、得道和尚——他常常变换化装，是京师著名大盗。我从身后紧紧钉住他，那时我心里的高兴是从从来没有过的。阿妈港甚内，阿妈港甚内，我连做梦也向



往他。就是甚内，偷了杀生关白的大刀，就是甚内，骗取了暹罗店的珊瑚树，还有砍备前宰相家沉香木的，抢外国船长没莱拉的怀表的，一个晚上破了五个地下仓库的，砍死了八个三河武士的——此外，还干了许多将会世代传下去的恶事的，都是这个阿妈港甚内。这甚内现在正斜戴着一顶箬笠，在光亮的雪地上向前走着——光看看他也是一种幸福，我心里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

当我走到净严寺后面时，便追上了他。这里没有人家，只是一带长长的土墙，即使在白天，也是避开人眼最好的地方。甚内见了我并不惊慌，平静地站下来，手里提着行杖等我开口，自己并不做声。我怯生生地向他作了一个揖，看着他平静的脸色，嚅嚅得发不出声来。

“啊，对不起了。我是北条屋弥三右卫门的儿子弥三郎……”

火光照着我的脸，好不容易我才开口了。

“有事想请求您，我是企慕您才跟上来的……”

甚内点点头，并不说话。我又胆小，又激动，鼓起了勇气双膝在雪上跪下，告诉他，我是被父亲赶出家门的，现在堕落成流浪汉，今晚想回家偷些东西，不料碰上了您，我偷听了您和父亲的谈话，——我简单地说了这些话，甚内仍不做声，冷冷地注视着我。以后，我双膝移前，偷窥着他的眼色。

“北条屋一家受了您的大恩，我也是受恩的一人。我将一辈子不忘记您，决心拜在您门下。我会偷窃，我也会放火，我干一切坏事，不比人差……”

但甚内仍不做声。我更激动了，继续热心地说：

